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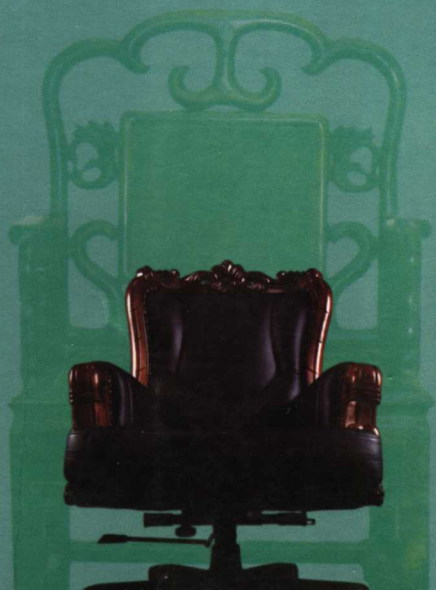
房地产操作内幕  
职场生存之道  
婚外灵魂之爱  
现实中的黑色幽默

# 商道

门徒

吴淑平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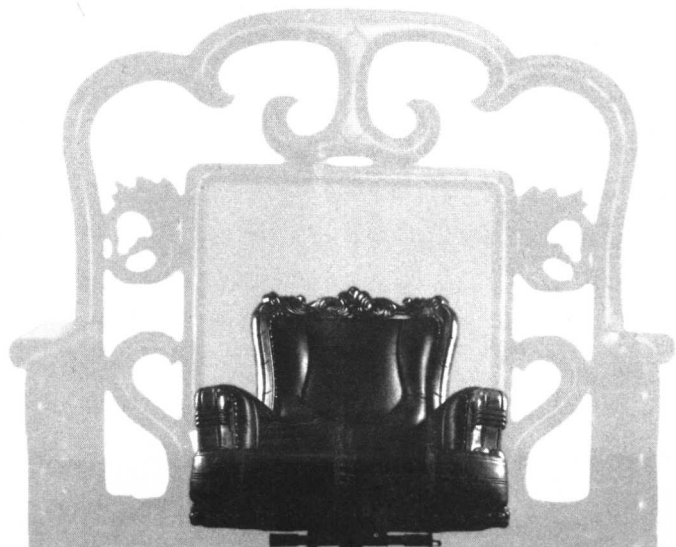
# 商道

## 门徒

这是一部人性图腾。残酷的职场生存环境，相爱不能相守的灵魂追问，黑色幽默里的生存哲学。中国首部由人物原型和真实经历创作的房地产业职场哲理小说——

吴淑平=著

作家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商道门徒/吴淑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8  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37 - 3

I. 商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9058 号

## 商道门徒

---

作者: 吴淑平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深 蓝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17.2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 - 12000

版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37 - 3

定价: 22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自序

吴淑平

人未老，心已清静。沧桑过后的淡然。

十多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后因寂寞而躁动，从福建南下深圳。摆过地摊，遭遇过黑社会的敲诈，借睡过工厂里破旧如丐帮的宿舍。五年后，我成为一家中型外资企业总经理。期间摸爬滚打，做过杂志社编辑部主任、广告公司策划部经理、麦当劳生产厂家策划师、网站总编、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等职，转战过北京、长沙、上海，又回到深圳。躁动过后又安静下来，默默地做编辑工作。

人生就是一个轮回，到了终点又回到起点。

这是我首次说自己的经历。我不爱谈自己，这些“隐私”连我的亲友和父母都不知道。我每月只记得给父母寄钱，每周报平安，他们以为我一直在深圳一个固定单位。我最怕父母为我操心，我必须承担所有的忧愁和烦恼，只把快乐和欣慰留给他们。经历的丰富和特殊，让我随便把一段经历摘出来，就可以写一部真实感很强的长篇小说。

这部小说的细节大都来源于我亲身经历的生活，全部来源于现实，所以挖掘人性的东西，看似轻巧，其实有着深刻的感受。相信读者朋友会有所感触。

经常有读者问我：为什么你写小说总要从字里行间阐述许多哲理？从《放爱一条生路》到《这种感觉你不懂》，再到这部《商道门徒》，都是这样。传统小说讲究情节，讲究故事的离奇与曲折，而你为什么偏重语言与哲学？

这可能跟我的性格和生活有关。我嗜茶如命，天生好静，每

天从早到晚离不开茶。茶道讲究禅境与悟性，追求清静，享受超脱。人安静了，就喜欢思考问题。

禅茶对于红尘中的你我，似乎有点玄机。其实，禅也好，哲学也罢，就像空气，包围着我们，无处不在。倘若我们以善为本，以静为灵，以悟为心，必能领悟禅茶精髓，领悟商界、生活、红尘中无穷无尽的“道”。

道可道，不一定是非常道。

是为序。

你若渴了，水就是天堂  
你若痛了，麻醉就是天堂  
你若爱了，生和死都是天堂



初来乍到，暖和的室内，暧昧的气味劈头盖脸地袭来。床头对面的墙上，凝固着一个名叫“陶”的裸女照，她的乳房美得让人一看就想喝水，喉结会不自觉地滚动。室内有一股空气被烤熟的味道。

窗外的白雪，一堆接一堆，柔和的状态下藏着阴冷，像披着羊皮的坟墓。玻璃缝里钻进来的冷风，像手术刀，脸皮被一丝丝地切开，血丝似乎马上就要流出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实景大雪，也是北京早冬的第一场雪。这一场雪，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。十一月，深圳的冷器机还转动着昨天的故事，北京的暖气管已出现嘶哑的歌喉。

几年前，我从深圳到北京发展，邂逅一个沁人心脾的美女。

她叫望月。

望月灵异媚骨，似《聊斋》狐仙，幽怨而沧桑，隐约有鬼魂附身。

那年，望月25岁，我27岁。

相视的一刹那，望月在昏幽中淡然一笑，勾人魂魄。那一刻，如果给我一口油井，我会让地球高潮，会让月球心跳脸红。

这个玲珑剔透的女孩，没想到后来竟在一个乳房与人民币一样坚挺的都市，以一种非常方式去祭奠人性与爱情。

那年月，除了我们的身高和工资没涨，什么都猛涨。涨得最鼓凸的是房价、性用品和殡仪馆的花圈。家很动荡，性很虚假，死亡很奢侈。一群涨价的幽灵，像空气一样四处游荡。

风水最怕移动，命运在乎迁徙。人不能只学会适合环境，还要学会选择环境。北上跋涉，就是为了寻找契机。

傍晚，我登上深圳开往北京的K8848次快车。

列车缓缓而动。我从行李包里取出一个精美的紫砂壶，泡了一壶观音王，把清香纯美的茶汤倒进一个陶瓷小茶杯。茶香随着蒸气袅袅飘起。茶壶和茶杯放在走廊窗户下的小桌子上。桌子旁边有个小凳子。

我坐了下來，慢慢品茶。品着噪音中的寂寞。品着生活的苦与涩。品着人生的流畅与粗糙。然后，看窗外一闪一闪而过的瞬间风景。

一排排大树小树从窗前掠过，远处房子如水彩画飘过。眼前的一切像电影，像运程，像生命，像人生，一眨眼就成了真实的梦。

看累了，就想女人。想累了，就看风景。然后又品茶。

吵吵闹闹的男女混合声音。开门上厕所的声音。打牌的争吵声音。卖盒饭的吆喝声音。暧昧的唧喳声。很近，又似乎很遥远。

第一次抛弃深圳，到遥远的北方，还真不是滋味。

在一个城市呆久了，流着这个城市的血，分泌着这个城市的激素，散发着这个城市的体味，流着这个城市的汗水，所有的牵挂都是一条钢丝绳，越磨越亮。我突然很佩服徐志摩这小子，离开一个地方能“轻轻的，我走了”，能“不带走一片云彩”。



也许诗人天生就比别人喜新厌旧。

渐渐地，灯暗了下来。所有的嘈杂声都没有了。取而代之的是偶尔的呼噜声和暧昧的动作声。

不远处的上铺，一对恋人正在接吻。他们唇舌接触的声音很小，小得几乎只有润滑声。越寂寞越像盲人，听觉特别灵。

我起身，又泡了一杯茶，放在幽暗的桌上。窗外，鱼龙混杂，高大与矮小并肩，浅薄与深沉交错，如一个黑色的大染缸。

一对男女从我身边走过。

女的闻到香气，稍稍停顿，鼻子刻意嗅了嗅，随口对男的说：“真香。这香气让人感觉好舒服，懂得品这种茶的人，绝对要修炼十年的茶道。”

我侧脸扫描了他们，两个差距很大的身影：一个肥硕粗壮，走路笨拙，像一头直立行走的河马；一个郁郁幽雅，轻盈润滑，像一位善良的妖精。

这种女孩似乎在童话故事里才见过。

我说：“谢谢夸奖。”

女孩丹唇未启，冷淡一笑，无语。这笑有点像铁观音，有苦有涩有淳，也有一丝太阳光下的草香。

肥硕大汉对女孩说：“人饿了，水也香。明天富豪公司给我们接风，饱餐一顿，你就闻不到香气了。”

富豪？我就是被富豪集团北京房地产公司聘为办公室主任的，正在走马上任。莫非是一个公司的？

我知道，富豪集团这次在深圳招了二十名职业经理人，分别被派往各地分公司任职。其中有三名上北京分公司。

但我不知道其他两人是谁。

富豪老板没让人事总监通知我们互相认识，怕我们交换信息，对比工资的高低。这样，工资就可以保密下来，谁也不知道其他人的工资是多少，可以左右压低。

老板就是一个榨汁机，你别指望他真的赏识你，你的才华越丰满，被榨的汁就越多。才华如粪土，这年头最不缺的就是才华。才华斗不过资本，资本斗不过行政，行政斗不过政治，政治斗不过潮流，潮流斗不过宇宙规律。

我问他们：“这位帅哥和这位美女也是去富豪的？”

大汉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不会也上‘富豪排行榜’了吧？”进富豪公司，我们戏称为上富豪排行榜。

“呵呵，你们也是榜上有名？我叫吴孤鹤。真巧，握个手。”我说着，与他们一一握手。

踏破铁蹄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，也并非你不知道我爱你，而是：我在你旁边，你却不知道我是你的同事。

眼前这个幽幽的女孩就是望月。肥头大汉的真名叫席洋洋，一个土得跟水泥一样的名字，我们习惯叫他大汉。

望月即将任总经理秘书，大汉将任工程部经理。

我们三人闲聊了约莫一个小时。望月陪我品茶，大汉端着玻璃杯大口大口地喝白开水。望月不爱说话，我给她不断倒茶，没话找话。

我说：“人生如茶，经过了涅槃，才会有超过身体意义的价值。就跟土地一样，只有在它上面长出房子，变成没土地，价值才会倍增。”

望月说：“我不太懂茶，但也经常喝绿茶和普洱茶。喝绿茶是为了看茶叶在水中的生存，看它们在水的滋润后如何展现自己的个性；喝普洱茶是为了温胃养颜。”

一提到茶的话题，我极为精神。我心如茶。每当月色下，或一缕晨光射进玻璃窗的时候，在窗台边，在清幽的房间，在实木古茶桌前，被这样的宁静，这样的甘泉，这样的醇厚一起熏陶，我的心就如茶芽找到了温度，被这样泡得熙暖如春。于外的奔波也罢，劳碌也罢，所有的疲惫、紧张与伤感，在水的浸润下，一点一点地沉淀下去，最后融入、化解、出色，随着天然的香幽烟雾，飘散，飘散，再飘散，生命随之升华……

男人品茶在乎精神感觉。女人品茶在乎视觉感觉。所以望月说喜欢看茶叶在水里的生存状态。为了顺着她的话题说下去，我说：“你喝过女儿茶吗？”

大汉接过话：“是不是像女儿酒那样的来历？女儿出生的时候种的，等女儿出嫁的时候采摘茶芽来品味？”

望月说：“当然不是。这茶我听过，好像是属于普洱茶的一种，但我不知道它的来历和品质。”

我告诉他们，女儿茶是属于普洱茶的一种，但颇有讲究。每年二月间采蕊，蕊细而白，谓之毛尖，古时以作贡品为主。传说，每年贡后，方许民间买卖。其做法是：采而蒸之，揉为团饼。其叶之少而尤嫩者名芽茶；

采于三四月者，名“小满茶”；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；大而圆者名紧团；小而圆者名“女儿茶”。传说女儿茶为各村选出的最美少女所采，于“雨前”得之。

望月听得有点入神。大汉说：“这么多细节，好复杂，比我们搞建筑工程还麻烦。”

我说：“不过比地产营销更有意思。”

望月轻轻地喝着茶，若有所思。她的嘴唇轮廓分明，丰满而不厚重。

既然大汉对茶没兴趣，我便跟他们谈目前的房地产市场走势，谈离开深圳的感觉，谈对新环境的期望。

深圳是一个一手房市场被半垄断、二手房市场半混乱的城市，我们不想进入二手房市场，不想成为“二等”地产公民，只好以退的方式，力图求进。深圳特区内的土地储备几乎为零，使得每个商品房小区成为绝版，半垄断组织只好打旧村改造的主意，这种项目，普通的地产公司无法插手。

望月说，深圳地产界内外部都充满忽悠思想。对外，在营销上忽悠消费者；对内，在人事与经济上忽悠员工，太累。

三人都谈到对深圳感到矛盾，所以才都像吃不饱的鱼，往北游。呆在深圳，不一定是爱深圳；离开深圳，也不一定是恨深圳。

大汉说，深圳就像一个妖娆的少妇，当你迷上她，她也没有拒绝你时，你才发现，原来她有点狐臭。

望月一直沉默，不想说这个话题。后来，她才叹着气说，深圳是一个伤城，她是伤城里的一个谋生工具，像一个没有找到归宿的铲子，像一个没有沉淀感的砂漏，像一具在人海中漂浮的尸体。

我对前途也没感到很明朗，也许深圳人都有这种忙碌而缺少轻松感的心态。

望月说：“其实到哪个城市都一样，伤心了就出来走一趟。就跟租房一样，喜欢就住，不喜欢就搬走。女人比男人容易伤心，容易爱上一个城市，也容易抛弃一个城市。”

说着，说着，大汉的哈欠声随之而起。胖子嗜睡，没办法。

凌晨一点，三人各自默默躺下休息。望月在我的邻铺，我们都睡中铺。大汉在隔壁车厢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终于在北京这陌生的灰色天空下打开了眼皮。望月缓缓地从小窝里钻出身子，像一条发育完美的黄瓜，精致而可口。

这是北京的早冬。

刚下火车，脸蛋和思维都还朦朦胧胧，就被办公室高级文员李凤带到了宿舍。我的住处在花园街，两室一厅。望月和大汉都分别跟同事合住，他们俩住另一个小区。

这屋子，美其名曰经理人高级住所，但除了我这人是新的，什么都是旧的。

初来乍到，暖和的室内，暧昧的气味劈头盖脸地袭来。床头对面的墙上，凝固着一个名叫“陶”的裸女照，她的乳房美得让人一看就想喝水，喉结会不自觉地滚动。室内有一股空气被烤熟的味道。

窗外的白雪，一堆接一堆，柔和的状态下藏着阴冷，像披着羊皮的坟墓。玻璃缝里钻进来的冷风，像手术刀，脸皮被一丝丝地切开，血丝似乎马上就要流出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实景大雪，也是北京早冬的第一场雪。这一场雪，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。十一月，深圳的冷器机还转动着昨天的故事，北京的暖气管已出现嘶哑的歌喉。

这天是周五。安顿好行李，我刚刚脱了衣服，想洗个澡，就接到公司行政秘书的电话，要我马上去开会。我问：“是我一个人去，还是我们三个新人一起去？”

“只通知你一个人哦。其他人我不清楚。”秘书小姐客气中，显得有点欺生。

还没办理报到手续，刚落地就开会？又不是出人命，有这么紧急的事？我带着疑问，穿上毛衣棉裤，套上夹克，肥笨得像只企鹅，马不停蹄地往公司那栋大楼奔去。

## — 2 —

公司在朝阳区某大楼11层，两排单身公寓，中间是走廊，共32间办公室，很像机关单位的模样。

到了公司会议室，却空无一人，门没关。敲了董事长的门，无人应答。再敲总经理的门，也没人在。副总经理的门没关，里面没人。难道他们玩空城计？

按理，我应该先去办公室报到，但我是办公室主任，原办公室主任已

离职，三位上司都不在，怎么报到啊？不是给自己报到吗？

正想去办公室看看，这时，一个披着大围巾的中等个子女孩走过来，微笑着问我：“你好，是吴主任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你好。”

“我是总经理办公室行政秘书，请跟我来。”

秘书小姐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。我注意到，办公室的门上挂着“物业公司”的牌子。

我是地产公司的人，怎么被带到物业公司呢？正纳闷，秘书已向里面的主人介绍了我，又向我介绍他：“这位是马总。”

办公室里有两个人。马总油头滑面，头发稀少，坐在大班椅上。还有一个小伙子，西装革履，坐在沙发上。办公室的左侧墙上挂着一幅北京地图，右侧挂一幅大照片，照片上的人整整齐齐，坐了六七排，全部道貌岸然。估计马总也在照片里面。

“吴主任，请坐。”马总指着沙发上的小伙子说，“这位是咱们公司车队的队长。是我多年栽培的干将，人品没的说，技术简直是炉火纯青。以后你们经常要碰头，先认识一下。”

“哦，你好。”我跟车队队长礼节性地打了招呼，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他微笑着，有点自傲的神情。我发现，他穿一双光头皮鞋，擦得油光滑亮，有点像上世纪90年代的机关小职员。

马总依然坐在大班椅上。他用五指梳了梳那块青黄不接的头皮，像一个长者对孩子的态度说：“小吴啊，你刚来，公司很多情况你还不清楚，我得先跟你说说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我必恭必敬。

“是这样的，咱们这边实际上有两家公司，房地产公司和物业公司，对外有两个牌子。但为了节省人力物力，对内只算一家公司。所以，办公室既是地产公司的办公室，也是物业公司的办公室。你呢，既是地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，也是物业公司的办公室主任。车队也一样，虽然由你直接管，但也是物业公司的车队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明白了个大概。马总其实就是物业公司老总，对外是一个独立的老总，对内只是地产公司的一个子公司老总，或者只是地产公司的物业部经理。他这是趁地产公司几位老总不在，想从我这新人手中抓权。

但当初集团人事总监为什么不说清楚呢？我没有权力欲望，该做什么

就做什么，人家要权，只要不影响我的工资，只要我的上司没意见，我更省事。

车队队长说：“我多数时间给马总开车。”我不知道他这话是何意，懒得去思考。

“明白了。”我冷静地看着马总，点头说。

马总又说，物业管理是集团的重点业务，我们的住宅小区都是自己开发，自己管理。物业公司还要间接管理着各小区的业主委员会。表面上，业主委员会成员是公开选举的，但实际上都是我们安插的人员。他还说，物业公司的发展越来越壮大，计划将来成立一个富豪物业管理集团。

马总说：“如果管理处和业主委员会不是同一战线的人，怎么管理好小区呢？这一点，跟你们深圳一样，业主委员会都是受开发商幕后指挥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，很多小区是这样的。”

“还有啊，以后的会议记录、各种内外部文件，都送来给我过目一下。”马总说。

我有点疑惑，但还是说：“好。”

“另外啊，我们公司会议室的使用率很高，你要抓好会议室的卫生，保持会议室的整洁。”马总盯着我说，俨然我是他的直接下属。

“哦。知道了。”我只能表示同意。

“我看这样吧，你每天负责打扫一次会议室吧。如果工作不具体分工，不安排具体的人负责，经常会忘记的。”

这一听，我有点恼怒了，简直把我当卫生员看待。欺人太甚。但我压住怒火，问：“办公室不是有几位文员吗？”

“她们有她们的事。你刚来，还不是很忙，先从基本的事做起，年轻人多锻炼有好处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我本想问我的上司是地产公司的老总，还是你，但终于憋住话，没有说出来。

“慢慢地，你就会知道了。”马总马上转换话题说，“小吴啊，你刚来北京，可能还不太适应这里的气候，要多喝水。生活上的事，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我一定帮忙。”

老马先来硬的，又来软的；先要权，又动用情感手段。

“谢谢。”我轻轻点头说，心里一直在捣鼓怎么对付这个情商有点怪的家伙。

我满肚子疑惑。正想告辞，突然感觉车队队长的屁股在摇沙发，心里

暗暗骂了句无聊，正想说“这沙发的质量也太差了”，车队队长却突然叫了起来：“地震了！快跑！”

他这一喊，我才发现马总和他的大班椅也在轻微摇动。是真的地震了。我本能地站起来，惊慌地问马总：“怎么办？我们跑吧？”

刚一转身，却发现车队队长已经一溜烟跑了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和马总刚要往外跑，却又感觉没有震动了。静下心来看了看四周，确实没有余震，我们才慢慢坐回原处。

马总说：“可能是附近城市的小地震，应该没事的，别慌张。以前也发生过几次。”

“嗯。”我的心思没在地震上，在琢磨怎么对付这个权力欲望超强的人物。马总看出我在犹豫，说：“只要你多配合我的工作，前途无量啊。咱们集团的发展很快，牛总多次交代我要物色人才，我看你应该行。”

奇怪，一个下属公司的人，说话怎么用这个口气？我憋不住话，说：“互相配合嘛。有些事我做不了主，还是需要跟我的上司多沟通。”

马总一听，脸突然由晴转阴，说：“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。咱们就谈到这儿吧，你先休息休息。”

从老马办公室出来，我的心里像闹了水灾，血管被污水堵得厉害，一点也不舒服。

回到宿舍，越想越不对头，打电话到湖南富豪集团总部，找到人事总监，把这事告诉他。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啊，你是地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，肯定是直接归地产公司总经理管。至于老马嘛，应该是属于你们子公司的人。你不归他管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终于放下了心。但老马如果要多管闲事，咋办？我问。

“从行政上说，你不仅不归他管，有些事他还得向你请示。但是，他是集团牛老板的亲戚，有些事你还是将就着他。”

哇噻，还有这层关系，还好先装孙子，否则差点就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了。不过，最后要走的时候，留下那句话，让老马很不高兴，会不会因此被算计呢？也许一句简单的话可以让一个肚量小的人郁闷一整夜。

老马不仅要权，还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前途吉凶未卜。

舟车劳顿，上火头昏，身体的疲惫胜过烦恼。糊里糊涂地死睡了半

天，突然被一个电话吵醒。这是深圳的朋友打来的，他们不知道我到北京了，问我要不要参加集资建房或买房。我问有多少人参加了，他说前年刚发动的时候，有三十七人参加，去年退出了十一人，今年又退出了九人，现在只剩下十七人。

我知道，这个发展规律符合中国人的性格，什么事都是一阵风，太浪漫主义，具体做起事来，才知道前面布满荆棘与坎坷。朋友要我加入他们的组织，但我已经在深圳有房，而且我买房的套路讲究准而快，商机经不起拖延，所以还是没兴趣参加。

我起床洗了澡，吃了两片安眠药，换个方式继续睡。望月和大汉也好像失踪了似的。

周六午夜。肚子空得发慌，像吸管里没有饮料。我穿上了毛衣，套上墨绿色夹克，整个人像个大粽子。然后摸索着下楼寻找食物，像一只夜猫。

零下16℃的北京城，像一个大冰箱。起码我住的这条花园街是这样的。

说是花园街，事实上没有花，也没有草。一些光秃秃的树干和丫杈，已经被冻成了昨天餐桌上的鱿鱼丝，或者是实验室里的标本，坚硬得提不起精神。

我越走越感觉自己是雪地里移动的树。

偶尔能在竖起的衣领里扭扭脖子，两条腿能在雪地里机械地移动着，才感觉自己是活着。

很奇怪，一个大都市，竟然路上老半天没看到一个人。北京的夜生活，跟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一样疲软。

七拐八弯，终于找到了一家蒸饺店。狼吞虎咽了两笼，又灌了一大碗鸡蛋汤。旁边一个粗皮肥腰的北京妞，边吃东西边打了个嗝，感觉与望月比起来，一个在天的最高点，一个在十九层地狱。我不自觉地多看她两眼。

肥妞侧脸斜视着我，有点自卑而恼怒。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，她却用来翻白眼。

灯光下见了鬼。郁闷着回家。一股内衣被烤熟的味道，隐约传来，夹杂一点酒精和沐浴露的混合味。

很奇怪，这屋子没有别人住，不会是藏着田螺姑娘吧？趁我不在，她出来洗澡？

我住大卧室。小卧室放着电视，成为小客厅。这房子客厅很小，小得



事实上只有一个过道，所以我把小卧室当客厅。

屋里出奇地静。感觉整个人像掉进了一个古陶罐里。只是，今晚的陶罐好像被什么东西熏过，跟以前有点不一样的气息。

走到床前，刚要躺下去，黑暗中发现被子是乱的。邪了，我出去的时候，明明把被子简单折叠了，怎么被子会活蹦乱跳呢？是小偷？还是真的有鬼？黑暗中，我突然毛骨悚然。

床上隐约传来一丝香味。仔细闻闻，有一股淡淡的沐浴露香气。

抬头无意一望，橙黄的灯光下，墙上那个叫“陶”的裸女，看得我下半身发热。

我抱着棉被辗转反侧。随后起来洗澡。

这才发现浴室内的暖气片上，贴着一件潮湿血红的胸罩，很刺眼，吓得我肌肉有点紧张。我悄悄打开来看，是半新的，浑圆的。

撞鬼了。究竟是谁的贴身内衣？屋里怎么会有女人来洗澡？

难道陶女从墙上走了下来？她的胸形与这胸罩惊奇地相似。

莫非这女模特有这屋子的钥匙？

### — 3 —

陌生的地方，才会有刺激的故事。但多数故事像烂尾楼，只有开头，没有结局。或者一开头就出现结局。

我不知道这个故事会以什么方式进行，会采用什么叙事结构。

我把乳罩放回原处。

突然听到对门有开门声。欲望的冲动和好奇，让我迅速对着猫眼探个究竟。

一个身影闪进房东太太的门，房门随即关上。身影似乎在哪见过，感觉跟集团公司宣传册里的一个人物很像。我在深圳看过这本宣传册。

我这才想起来，公司一位女文员曾说过，房东长期在纽约，年轻的房东太太带着一个三岁小孩住在对门。

一梯两户，这一层楼只有这两套房。房东太太负责收租金和水电费。我见过她一面，打过招呼。

受过刺激，蠢蠢欲动。我从床边的办公桌上摸到了手机，搜索了很多名字代号，但没有找到想打电话的人。